

陌上情思

刘在平◎著

Emotion and Meditation by the Life Path

陌上，有了情与思录制的乐曲的播放
相信一定会有知遇的回音、心灵的和弦。

人生如行，当然不只是劳顿，经常会举目四望。尽管大段的路程都需要脚步匆匆，但上山和下山不同，宽阔的大陆和田间小路不同，崎岖坎坷和通畅平顺不同……细细想来，发现一直都在陪伴自己的，只有时间。

陌上情思

刘在平◎著

Emotion and Meditation by the Life Path

陌上，有了情与思录制的乐曲的播放。
相信一定会有知遇的回音、心灵的和弦。

人生如行，当然不只是劳顿，经常会举目四望。尽管大段的路程都需要脚步匆匆，但上山和下山不同，宽阔的大陆和田间小路不同，崎岖坎坷和通畅平顺不同……细细想来，发现一直都在陪伴自己的，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陌上情思 / 刘在平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108 - 6816 - 0

I. ①陌… II. ①刘…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0209 号

陌上情思

作 者 刘在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6816 - 0

定 价 68.00 元

时间的整合

——代序言

作为一名“50后”，与同龄人一样，经历过一些年轻人所未经历、很难再经历的“特殊历史”；当然也有与年轻人共同经历的历史。记述或反思这些经历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会有不同回答，但基本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出于真诚、坦诚而书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有价值。或许，这种想法，也是我就散文而结集的一种自信之源。

人生如行，当然不只是劳顿，经常会举目四望。尽管大段的路程都需要脚步匆匆，但上山和下山不同，宽阔的大陆和田间小路不同，崎岖坎坷和通畅平顺不同……细细想来，发现一直都在陪伴自己的，只有时间。哪怕远离亲人、更换同路人，哪怕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交错转换，哪怕踽踽独行，哪怕在连梦都意识不到的夜阑，时间都在陪伴着，而且深深嵌入生命结构，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回首自己的经历，按照最为粗略的划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别人指出方向、别人设置路标、别人输入动力；第二阶段逐渐改变，但越是追求“我的前行我做主”，越是感悟到我在时间中，时间在我的生命中。

将以往经历的“陌上”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显得过于粗略，但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这样的划分最为“精确”，不能再细了，无论命运轨迹、社会变迁、时代精神发生了多大变化，无论有多少视角或理由可以细分，都不如这样的划分更为准确。或许，对于人的眼光与思维来说，有时候宏观真的比微观更准确吧？以后的人生，会不会进入“第三阶段”，不敢

说，但至少，当两个阶段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不仅是自己对行走中最大变化从“整体感受”上的把握，而且简直就是本质的时间和属于我的时间，在一番商讨之后而做出的标注。

第一阶段，总是在一种庞大的队伍中，就连“我是谁”这种偶然响起的问话也即刻被淹没在阵容感之中。然而，无论怎样地被挟裹也好、推动也好、导向也好，路毕竟是自己走的。如果说当时留下的文字像脚印一样，离当下的脚步渐行渐远，而神秘的时间则是温情的。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我的记忆抓住了时间，还是时间本身的巡回让我有了记忆？至少目前，我的思考选择了后者。然而，时间的神秘，决不会让以往的经历简单重现，而是表现在不断的整合之中、筛选式的沉淀之中。于是，就有了对以前留下文字的审视——高度尊重时间作用而进行的审视。这种审视，既不是自我的“厚古薄今”，也不是“厚今薄古”，而是价值观作用下最宽容的接纳和最严厉的考量的统一。

由衷地敬畏和感激时间，促使我在整理以往的文字时，首先是尊重经历的真实和素材的内核。军旅生活的原貌，大学生活的原味，改革开放以来种种遭遇的原境，现实中点点滴滴所感所悟所由以萌生的原味，读书写作中所思所想所借助的原构或“缘构”（海德格尔）……许多经历必须体现“当年色彩”，一切时间“巡回逆转”而给予我的馈赠，都应当无比珍惜。然而这并非对于时间的最文明的礼貌，因为还必须尊重时间那多元而立体的整合，所以我在重读中认真回忆，回忆中认真筛选，而且必须改写、重写部分内容，也因为心情的激越和思绪的活跃而新写了许多内容。而更为重要的是，时间跨度与时代变革带来的任何时间的“切割”、任何折冲樽俎，都应当纳入时间整合而造就的属于我的生命之河，无论缓缓潺潺，还是浪花翻卷，无论涛声激荡，还是旋涡徘徊。因为，现在的我已经坚信，“时间之矢”无论怎样朝向“玄而又玄”的神秘未来，都一定在给我以“唯道是从”的价值引导与昭示。

时间从本质上是一位哲学老人，或许西方的“上帝”是他的形象代言人，或许中国老子“强字而曰”的“道”是他的抽象表述。在我生命的第二阶段，逐渐地领受着他的垂顾与启迪。在教学、学术生涯中，日益

强烈地追求独立思考，被社会所切割的时间以各种冲击波的方式震颤自己的心灵，被自己所摄取的时间以各种思绪的方式搅扰着精神世界。然而，时间，决不仅仅是哲学老人，更是诗人，是文学家，让自己所有的冷峻与理性都伴随着激情和浪漫的记忆。时间，将自己巡回穿越的步伐注满温存和慈祥，从不减弱美的贴慰和笼罩，哪怕是挫折与跌宕，也给我的记载与回忆赋予某种悲壮之美的观照。这一阶段的诗作很多，包括“自我放逐”的近似哀伤的叹喟：

放逐之门 挤不过身子
只要身子中还有灵魂
只要 骨骼的嬗变
没有弯曲
就会成为风雨中的树干
而一切绿色的颤动
都铿锵成
飞向寰宇的诗句

如果说这期间的论文和著述，是理性追逐精神自由的脚印，而散文和诗作，本身就是过程中的自由，是时间在“参构生命”中绽放的一路旖旎。于是，《陌上情思》在时间的酝酿中略具雏形，带着许许多多的缺陷、生猛和稚嫩，带着跌宕起伏、曲折蜿蜒的旋律上路了。陌上，有了情与思录制的乐曲的播放，相信一定会有知遇的回音、心灵的和弦。
是为序。

••••• 目录

军旅跫音	1
我的“军旅大学”	3
雪融心 心融雪	10
我的驹娃哥	13
大学枕梦	21
当年考大学	23
生命中那份神圣	29
同窗阿芳	38
畅游抒怀	47
伶仃石	49
珠海的绿色音响	53
长白山天池	56
观瀑布	62
异域归来话“爱国”	67
萍水相逢	72
瓦萨号战船的启示	77

文化掇幽	81
晴空一鹤	83
颠张狂素	88
诗与酒的文化联姻	93
“殉国”还是“殉格”	101
“挺龙”还是“撤龙”	106
漫话网络小说	113
乡情泪	117
敲字与写字	120
文明化石	123
底蕴和生机并存的珠海文化	128
利益冲突与文化冲突	135
电子时代话读书	137
心灵探赜	147
本我疯狂	149
让心灵冲破“自罪”的枷锁	153
心理学视角下的赵易山	160
索拉拉老师	162
克服忌妒	165
南方人心理特征探幽	168
敢不“忏悔”	173
讲啥也别讲道理？	177
女人应不应该有事业心	180
人生感悟	183
蒙泽思教诲	185
快乐猪问题	190

对一只猫的歉疚	193
漫话人与狗	197
写给亲爱的	200
我和学生的三种关系	202
教师节——五味酒	205
那一蓬勒杜鹃	213
我与二胡	216
我的“编缘”与“边缘”	219
 观察覃思	225
摊 点	227
大道至简	231
假日经济	236
她这样维护尊严	239
“精神美化法”之破译	241
造假的“公开性”	243
婚礼变奏	245
国耻麻痹症	248
今年过节不收礼	252
可怕的“诚信”	256
楼宇喧嚣	258
民以食“违”天	262
“一俊遮百丑”辨析	267
豪语不打折	269
 后 记	271

01

| 军旅跫音 |

我的“军旅大学”

我从小就“上大学”——由于父母工作于高校，河南大学成了我的“故乡”。我于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吉林大学，从本科到硕士连读七年。毕业后曾长期从教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如今依然站在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讲台上。可以说，这辈子与大学算是有缘。

中间也有“断档”，主要就是当兵。说来也巧，1968年3月15日入新兵连，1978年3月15日告别战友到吉林大学报到，整整十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我要说的是，这十年，也是大学！沈阳军区炮兵33师、404团，是我获益良多的“军旅大学”。在部队，我学到了许多应当在大学学到的东西和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有给了我深刻教育的良师；有给了我多方面帮助的“学兄”与“同窗”；有给了我丰富启迪的教材；有一幕又一幕终生难忘的生动课堂……

感谢2010年盛夏在北京举行的战友聚会，我虽然未能分享这次难得的情感盛宴，却有机会写点儿文章，参与回顾军队生活的精神旅游。

—

我当兵时十六岁多点，被分配到404团一连。连长王光华、指导员刘兴才看我身体单薄，又是“城市兵”，叫我当通讯员。我炮弹箱都扛不动，抬石头龇牙咧嘴，肩膀肿得夜里睡不着觉，上山背土豆受了伤还得住院做手术……丢人现眼的事儿多了。可是身边战友个个吃苦耐劳，连排干部人人身先士卒，深深地感染着我。我暗自咬牙，痛下决心锻炼自己，坚

决要求到班里当战士。一年不到，由于表现比较顽强，当上了六班班长。

上级有意将“城市兵”集中安排到我们班，为的是考验我们。推炮占领阵地，人家四班像一群小老虎，我们班像一群绵羊，有点斜坡就上不去，全连都在笑我们。咋办？练！全班提前起床苦练推炮，终于超过了四班。有一次砍镐把，我们班净挑直溜的椴木砍，根本不能用，晚点名连长当着全连批评我，让我们重新完成任务。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连长要求任务，连长说还什么任务？继续砍镐把。我说报告连长，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气得连长带领全连参观我们的镐把。全连一看，吃惊了，连长也转怒为喜，原来当天夜里我们请炊事班老班长当“顾问”，全班跑到深山，砍回了合格的镐把，还超额完成了任务。由于我们这些城市兵都能自觉地锻炼自己的吃苦精神，那年我们班被评为“标兵班”，还有个绰号“小熔炉”。

在全军的历史上，1968年入伍的战士构成了一种“六八年兵”现象。一方面，头一年没有征兵，这一年新兵量特别大；另一方面，这批新兵当中城市兵、学生兵的比重大大提高。既给部队带来新生力量，也为部队建设提出新的课题。部队那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坚忍顽强的传统，在使“六八年兵”迅速转变为军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师著名的全国战斗英雄范来宝，在抗日战争中孤胆杀敌，在坚守阵地的最后时刻凭肉搏一口气杀死7名日寇。副师长娄伯修身材矮小却勇擒大批俘虏。我还亲耳听过师政委王昌和讲他当年当游击队长时，靠艰苦奋斗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听副团长朱正德讲通过敌人封锁线为了战马不出声而自己强忍饥渴……一种无形的力量，默默地注入我们的精神人格。

部队经过千里拉练从延边迁移到左家，行程中我患了重感冒，浑身发软，眼冒金星，头痛欲裂。就在翻越新开岭最艰难的时刻，我的病奇迹般地被师长给“治”好了！当时路面上被压过的雪溜光，拖着火炮的嘎斯六三（火炮牵引车）全都打滑，戴上防滑链也没用，战士们奋力推车推炮，推一点赶紧用三角木顶上，队伍行进得极为缓慢。突然，我们看到路边一位威风凛凛的首长，他站在那儿不说话，目光炯炯有神。连长薛庆奎告诉我们：“这就是师长王万发，当年董存瑞的连长！”不知咋回事，我

一下就想到董存瑞，又想到红军翻越雪山，一股英雄豪情油然而生。越过新开岭之后，我的病就好了。

“八三工程”是铺设大庆到大连的地下石油管道。施工中许多地段塌方严重，为保证工期，我团奉命开赴这条“千里战线”。这是与塌方抢时间的奋战！战士们轮番掘进，夜以继日。有一次大雨瓢泼，我刚刚被替换下来几分钟，竟然坐在大雨里睡着了。“泉眼河突击战”中，工程总指挥部派来战地宣传队，可他们还没宣传，已经被现场的氛围感动了。泉水突突直冒，锹镐全用不上，靠草袋麻袋装烂泥。下面的又推又扛，在齐胸的冰泥中双腿冻得发麻；上面的又拉又拽，胳膊被勒出道道血印。突然，两岸松动，这预示着大面积塌方，几十名突击队员用肩背顶住，足足顶了半个小时。终于一声令下，全体撤出，大吊车将粗大的管道放入开阔的沟槽。——胜利了，全场欢声雷动！

70年代初，一连连续两个冬天都到深山老林执行任务。头一年是到桦甸的三道木淇河伐木，第二年是到敦化的秋梨沟抬木。抬大木头这活儿，我用四句话概括：操练般整齐，冲锋般威武，杂技般惊险，舞蹈般优美。我和张生、吕连成都是“号头”，用嘹亮的号子调整步伐、鼓舞斗志。战士们个个肩头红肿，每天从晨星满天到篝火通明。副连长徐斌一边抓后勤，一边天天跟着抬大木头。指挥排长彭绍良是个大学生，高度近视，拣起一大块牛粪高呼“谁的手闷子？”可他照样带头抬着大木冲向又窄又陡的跳板。战士张红阳是干部子弟，只有十五岁，从不叫苦、从不退缩。完成任务时，看着原木堆积如山的楞场被我们“夷为平地”，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作顽强拼搏！后来，我以这段素材在一连编导了文艺节目“林海战歌”，载歌载舞，威武雄壮，获全团文艺汇演第一名。

培养坚忍顽强的意志品质，这在大学里没有专门的课程，而军旅中却是常年的“专业课”。部队艰苦繁重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从实弹射击、千里拉练、雪地露营、钻猫耳洞等等军事训练，到矿井挖煤、上山采石、农场种地、林海伐木、营房自建等等军工军农，以及抢险救灾、帮助地方抢种抢收……每一次都是“劳其筋骨”的磨炼；每一次都是“苦其心志”的考验。我们团有一些干部子弟，如徐斌、高新源、李波、张红旗、张红

阳、张晓丘……个个吃苦耐劳，意志坚定。

在艰苦紧张而又充满昂扬斗志的部队生活氛围中，我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品质，而且各种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到吉林大学之后，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常委，并作为吉林大学学生代表参加了全国十九届学联大会。直到今天我都深深地感悟到：是部队培养了我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激励能力、沟通能力……所有这些都让我受益终生。

现在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为什么你一直都那么精神饱满，从不消沉？我真想告诉他们：因为在我的学历中，有十年的“军旅大学”！

二

就在我当兵不满一年时，父母被批斗。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并被隔离审查，我也被列入复员战士名单。但是，部队领导出于高度负责，决定派一名干部专门进行外调。连队领导还找我谈话，让我好好干，别影响情绪。去外调的是我们一营副教导员黄龙辉。他经过认真调查，认为我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老革命，整他的那些“材料”毫无根据。黄龙辉副教导员明确地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结论，所以我才得以继续服役，并被提干。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让我难忘。后来我到政治处工作，曾就此事向当时担任宣传股长的黄龙辉表示感谢，他只是回答：“对人要负责嘛。”

对人要负责！——朴实的话，却闪烁着人性的光熠！

年头已久，部队生活留下的记忆没有淡化，却越来越清晰。仔细想想，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毫无功利色彩的真诚，让情感的浪花在记忆的河流奔腾不息。

在一连时，指导员刘兴才家属来队，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被子。我在206医院住院做手术，师副政委王建平的爱人拎着水果来看我，还说：“33师的小战士，你要坚强！”出院以后，连队干部战士处处关心我。这些都让我这个新兵很快感受到部队的温暖。挖猫耳洞时，司机班老兵李马娃看我太疲劳，非要拿起镐吭哧吭哧替我干了大半天。我在政治处时，机关干部都知道我爱吃面条，许多领导总是家里一做面条就叫我去“过

年”，副团长朱正德、政治处副主任揭光远、组织股长韩耀文、一营副营长张先江……太多了。这样的故事，在部队每天都会发生，官兵、战友亲如兄弟。想起来，当兵虽苦，却活得像个“情感贵族”。

1973年我母亲来部队。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母亲对部队很有感情，但她还是没想到，我的战友对她竟然那么热情。几乎每天都有战友或家属送来蔬菜、水果、鸡蛋，每天都有战友来看望她，夏志光、陈显凯、武好学、赵铁等战友和她唠起来就像亲人一样，宣传干事马战还将自己写的文章拿给母亲看。这些都是多么感人的情景啊。母亲离开部队那天，一大早政治处主任刘兴才和二十多位战友到车站相送。母亲感动地说：你们部队真好！战友真好！母亲现已八十三岁高龄，提起许多我的战友的名字还如数家珍。

我在政治处的时候，和师团领导接触比较多，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优秀品质：坦荡无私，肝胆相照，朴实真诚，勤勉严谨，联系群众，清正廉洁……他们是我人生中垂范的师表。几十年过去了，人格魅力穿越时空，历久弥珍。

我庆幸自己在33师当过兵，在这样的“学府”里上过学！在我的印象中，我所在的这支部队始终充满着团结和谐、艰苦奋斗、意志高昂的精神风貌。记得前几年也有一次33师战友大型聚会，我在会上发言说：“33师的建制虽然撤销了，但是传统在发扬，感情在凝聚。因为，改革开放考验每一个人，遍布全国的33师战友有许多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有孬种吗？有被‘双规’的吗？有腐败的吗？没有！反而个个是好样的！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这就是我们战友情深的基础。历史证明：33师军旗飘扬，军魂不散，精神永存！”

三

33师里，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领导干部普遍都很爱学习。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知识丰富，功底深厚，堪称“儒将”。比如，师里的副师长娄伯修、副政委穆可夫、政治部主任于占元、副主任张俊虎；宣传科长翟辉祖、副科长刘绍礼；404团团长付芳春、政委邹文治、张兴全、副团长朱

正德、政治处主任张凤歧、副主任揭光远、股长黄龙辉、韩耀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还有许多，因我接触比较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总的印象是，我们的部队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那就是尊重知识、关心人才、崇尚理论、热爱学习。

和我同年入伍的战友中，一些品学兼优的老高中生，成了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很大的良师益友，比如于天文、崔阵、武好学、张同星、马战、周挺、马文荣、周国申……和我年龄相仿的战友中，也有许多酷爱学习、才华横溢的兄弟，比如夏志光、蔡凯、聂宇峰、张红旗……我经常参与写材料或通讯报道，经常和很有水平的领导或战友在一起“通路子”。所谓“通路子”，就是反复研究文章的思路、框架结构。在这样的研究探讨中，我每次都觉得收获巨大，主要不是指内容，而是角度、概念、逻辑，包括分析、综合、分类、抽象，总之，那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思维训练。后来我读哲学，发现当年“通路子”的思维方法中，竟有某些与哲学家所说的“正、反、合”三段式相似相通的地方。而且，关于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层次结构、发散联想等等，当年都有一定的训练。我读大学、读研以及后来进入学术界，写论文或搞著述，包括90年代初作为总卷副主编和两部分卷主编参与了《中国小百科全书》这一浩大的典籍工程，都能感受到当年那种思维训练的收益。

我多次和大家公认的才子于天文在一起交流，每次都觉得很有收获。记得有一次他大讲特讲辩证法，我不断提问，他侃侃而谈地解答，使我深受启发。可惜于天文很早就调到师部去了，他的调走让我遗憾了很长时间。只比我大一岁的夏志光，不仅爱读书，而且文笔精湛优美，堪称才华横溢。我们俩经常是哲学、历史、文学……无话不谈，而且吟诗作词，真有点“对酒当歌”“挥斥方遒”的味道。有一次我俩不约而同都刚刚读完伏尼契的文学名著《牛虻》，见面以后竟然谈论了大半夜。与夏志光的友情，让我获益良多。我的同乡武好学是个老高三，不仅博学多才，而且真的很“好学”。我俩同在组织股当干事时，长期住一个宿舍，他每天晚上手捧司马迁的《史记》摇头晃脑地咬文嚼字，颇有学究风范。他讲《史记》，我是唯一的听众，讲得头头是道，历史知识和古文功底很是令我佩